

# 當代評論

第二卷第六期

太平洋戰術與中國

從英美的空軍戰略說到太平洋上的戰爭

管理信用與商業銀行的前途

戰區經濟問題

談烟草

蜀道難（續完）

王迅中

莊前鼎

李卓敏

鄭克倫

吳晗

羅莘田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南京圖書館藏

從九一八事變以來，我們日夕盼望主持正義的國家運用武力來制止日寇的對華暴行，這種願望經過十年的悠長歲月，終因太平洋大戰的爆發而實現了。反之，日寇在這十年中，一面要排斥英美蘇等的對華援助，一面又畏與英美武裝衝突，所以無論在外交或軍事等方面，咸會利誘懲費苦心，但事與願違，最後終又不得不走上非其所願的荊途。如就此點言，太平洋戰爭的爆發，的確可以說是中國在國際上的重大收穫。所以當戰爭初發生時，國人歡欣鼓舞，認為日寇崩潰在即中國的最後勝利降臨。但戰事進行僅三月有餘，香港，關島，威克島，馬尼刺，馬來半島相繼失守，向被視為攻守根據地的星洲要塞也作戰不及旬日而淪陷敵手，物資寶庫的荷屬東印各地雖盡力抵抗，亦難免淪陷的劫運。現在日寇復進窺新西蘭，作進攻澳洲本部的準備，攫取仰光，威脅緬北，雲南及印度，就過去三月餘的戰局看來，日寇的閃擊目的雖未完全成功，但同盟國的失利，殊出一般意料。尤其英國在馬來及星洲的敗績，更使我們失望。任何樂觀的人對於太平洋戰事的未來，不得不轉喜為憂，任何對於英美信心堅強的人，也不得不表示驚恐。英美在遠東勢力的消長無疑地對於中國前途的影響至深且巨，因此國人中的確有一部份人不但對於同盟國在遠東的戰鬥力，表示懷疑，而對中國的未來，也抱無限憂慮。

不過我們倘一分析過去數月間同盟國在遠東戰事的失敗，可以說決非實力的失敗，而大部是由於戰略及政略的錯誤所致。我們對於日寇的實力，固然不應輕視，但與中，英，美，荷，澳等國的聯合力量比較，無論就物力，財力或人力言，日寇決無倖勝之理。但因英美戰前既疏於準備，不得不臨事倉惶，而戰後又未能迅速增援，焉能抗拒日寇的孤注一擲。這種錯誤的造成，可以說是由於重德輕日的戰略的結果。自歐戰爆發後，英國怡怡於對德的戒備，在遠東方面始終消極退讓，後因美國政策積極，態度雖轉趨強硬，但軍備方面仍未作大量積極的增防。因為英國認為它的最大敵人是德國的希特勒，希特勒一倒，一切問題皆可迎刃而解，所以不願浪費軍力於遠東。美國朝野似亦為此種觀念所影響，故僅汲汲於如何援英抗德，對日政策雖甚堅強

，軍備方面亦未作積極的戒備。並且英美鑒於日寇過去的趨趨躊躇，誤認其未必敢於孤注一擲，因對日寇的處心積慮，似亦未有充分認識。而日寇則狡詐成性，以談判為煙幕，對英美施行閃擊。所以當戰爭初起時，英美猝不及防，失敗實為意料中事。但自香港，馬尼刺及馬來北部失守後，遠東戰局日趨嚴重，英美似仍採取守勢，而未作增援反攻的準備。非列濱的戰局雖因美軍司令麥克阿瑟的英勇善戰，而阻日軍於巴丹半島，但馬來南部戰局則情勢日非，直到星洲要塞被圍的前夕，英國援軍仍無到達的消息。誰都知道，新嘉坡的能否堅守，影響同盟國的軍事形勢甚大，然則英國為何不積極增援呢？英國當局雖然口口聲聲說其他防地重要，無兵可以抽調。其實現在德軍大部被膠着於蘇聯戰場，北非戰事亦斷非全力以逞的鬥爭，英國若不趁機增援遠東，更待何時。所以根本原因還是戰略問題。因為英國為着自身的利害關係，當然以防德為主，日寇及遠東戰場較為次要，所以不願消耗大部力量於遠東，主力要留以對付希特勒。這種觀法雖然也未嘗沒有相當理由，但遠東戰局却因此而受了極大的影響，這是毋庸諱言的。

其次，英國這次在遠東的失敗，除守軍實力單薄外，似亦未盡最大的力量抵抗，九龍放棄的迅速，馬來潰敗的惶惶，殊使同盟國人士失望。英國議會中亦提出了種種質問。這與英國平時的殖民地政策，似有密切的關係。英國在遠東作戰，既須仰賴殖民地軍民，及與遠東同盟國的澈底合作，則在政略上是否應有英斷的改變，的確是當前的迫切問題。觀於非島人民的願在美軍領導下，對日誓死抗戰，未始不是美國對非政策的成功。

唯其如此，所以我們認為目前同盟國軍事雖然失利，但決不是實力的失敗，今後英美如能急起直追，則亡羊補牢，猶未為晚。西南太平洋方面自新嘉坡荷印等地失守後，唯一的最後根據地便是澳洲。以地形論，澳洲面積廣袤，決非新嘉坡及荷印彈丸之地可比，日寇佔沿海若干據點，雖未始不可能，若欲全部佔領，恐非易事。然以澳軍過去在馬來的戰績觀來，雖倚英勇可恃，但究兵力單薄，若非盟軍迅速增援，恐難持久。而目前盟國中可以負應援之責的，恐非美國莫屬了。美國無論就物力，人力及軍火生產量言，是

同盟集團中的中流砥柱，自參戰後尚未大試身手，巴丹半島的以寡敵衆，已經證實了美軍的英勇善戰，現在太平洋的局勢既極危急，這個實力雄厚的國家似該一顯身手了。目下日寇雖極猖獗，美軍若能迅速增援澳洲，予敵重創，一俟軍力充實，則進而收復失地，當非難事。且日寇自佔領南洋各地後，防地過廣，兵力分散，船隻損失既重，運輸給養更感困難，美國倘能出動大批海空軍，四出襲擊，則日寇首尾難顧，稍久必將疲於奔命。所以目前美國必需肩負兩件極重要任務：第一是如何確保澳洲，作為未來進攻的根據地；第二是如何騷擾敵方佔領區，使敵不得從容整頓，擷取物資，以達「以戰養戰」的目的。如若這兩件任務能圓滿進行，則日寇之佔領南洋各地，這無異自掘陷井，速其滅亡耳。

至於緬甸方面的戰事，無聲地將賴中英印的澈底合作。現在中國已派精銳大軍開入緬甸北部駐防，任務不僅限於防阻緬境日軍北攻，且負有進窺泰國威脅日軍後方的重任。中國軍隊對日作戰，素具信心，問題仍在是否能獲英印盟軍的澈底合作。英印的關係，無庸諱言地，在過去並不能認為融洽無間。當蔣委員長訪印之日，印度領袖早已顯明表示，印度頗意對日作戰，但須使印民知道為何而戰。言外之意，不言而喻。現在英內閣已派對印向地自由主義的掌櫃大臣克利浦斯赴印，傳達政府意見，足見英國對印政策已準備轉變。不過現在情勢危急，決不容許從容磋商，希望英政府及克利浦斯，速以英斷手段，與印妥洽，共抗暴日，否則政見未泯，而敵騎已至，恐將隨隋莫及矣。

由上所述，日寇目前的勝利，焉知非潰敗的伏因。蔣委員長告訴我們說：「我在今年元旦日曾經警惕我們同胞說，最近幾個月以內敵人一定還要猖獗，太平洋上我們反侵略陣營不利的消息還要陸續而至，我們需準備着更危險惡劣的局勢。敵寇已經慢慢地從太平洋移向印度洋方面，緬甸和印度說不定皆要受他的威脅和蹂躪。我當時這樣的預言，就是因為日寇對於太平洋包圍滿心，處心積慮，已在廿年以上，而我們太平洋上的友邦，一貫地崇信和平，不加戒備，所以初期作戰的失利，是勢所必然的，所以我曾說明我們必需等到敵寇戰場擴張至相當的程度，倘他戰線愈延長，兵力愈分散，我們乃可乘隙處處打擊，節節截斷，給他一個最大的創傷。而後再予以澈底的殲滅……」（見國民精神總動員三週年紀念日 蔣會長向全國軍民廣播原

文）足證同盟國初期作戰的失利，早在我們的最高當局意料之中，這種失敗不但不足以動搖我們對於最後勝利的信念，反足使日寇早日崩潰。因此我們對於目前太平洋的戰局，不但毋庸憂慮，且從我們的立場說，也可能說是理想的發展。

當太平洋戰爭初發生時，一般人總認為中國的國際地位大為提高，戰後將與英美蘇等並列，而為四強之一。但我認為這不過是外國人恭維中國的一種說法，實現雖有可能，而未必勢所必然。無論古今中外，一個盟國若欲於戰後取得被尊重地位，必須視其在戰爭中的功績而定。中國過去四年餘的艱苦抗戰雖然延緩了日寇對英美權益的壓迫，盡了牽制的責任。但若太平洋戰爭發生後，日寇與英美稍一接觸即敗，則此四年餘的抗戰將何以見重於盟國，如是而欲於後日和會中取得發言權利，而欲於戰後成為強國之一，何異癡人說夢。巴黎和會的前車可鑒，國際間決無如此便宜之事。所以我認為當太平洋戰爭初發生時，中國的國際情勢雖然好轉，但國際地位實質上並未提高多少；到了現在，中國的國際情勢雖然惡化，而國際地位則增高甚多。因為同盟國初期作戰的失利，無形中增高了中國四年餘開抗戰的價值因為遠東情勢的危急，更加提高了中國在同盟中的地位，中國現在除了在東戰場上牽制日軍外，且已出兵國外，贊助同盟國家防守領土，等到反攻的時機成熟時，我們相信中國將為陸上截擊敵軍的主力。我們願意用自身的力量，爭取戰後的地位。當然，在目前，因為緬南戰事中英軍的失敗，中國的軍火供應也許要受到相當時期的封鎖。但自蔣委員長赴印後，中印間已商就一條新的供應線，不日可以興築。此外據說美國也已答應利用空中運輸來接濟中國。今後的海外接濟雖將較前困難，但並非沒有補救的方法。而況我國的軍隊在過去四年餘的抗戰中，常用精神來補救物質，雖以劣質的武器，仍能克敵制勝。堅韌困苦是爭取最後勝利的必經階段，過去我們單獨苦鬥了四年餘而愈戰愈強，今後日寇須用大部力量對付其他國家，兵力四分，所以即使中國因對外交通受阻而接濟減少，但處境並不一定較前更為艱困。所以我們無須過於杞憂，我們所應注意的，倒是如何節省物資，如何準備接受更艱苦的生活，以完成中國抗戰的目的，和爭取同盟集團的最後勝利。

因此，我認爲目前同盟國戰事的失利，無論就遠東整個局勢，或中國的前途言，安知非如諺語所云：「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 從英美的空軍戰略說到太平洋上的戰爭

莊前鼎

空軍是近代戰爭中決勝因素之一，已經成為公認的事實，就是海戰中，飛機也是一種不可少的輔助利器。太平洋戰事爆發之初，英國兩主力艦之被炸沈，更充分證明空軍在海戰中是佔了多麼重要的地位。沒有強大空軍的保護，所謂無敵的艦隊，將要在無可奈何中被敵空軍炸沈。太平洋戰爭自然應以海戰為主，就是因為海戰為主，所以空軍才更是一個有力的因素。戰爭爆發後，日本氣焰萬丈，英美只在那裏招架而已，實力空虛，真出於一般人預料之外，開戰已經一個半月，連極容易增援的空軍，都不見影子。爲什麼呢？讓我們檢討一下英美的空軍戰略，或者可以對這個疑問得一解答。

海軍是英國的國寶，散佈於地球各角落的帝國領土，全仗着龐大的艦隊來保護使與本土的聯繫不斷，所以在英國主張擴張海軍的人士，勢力是相當雄厚的。這個新傢伙——飛機——究竟能有多大威力呢？素來保守的英國人，恐怕以前一向沒給過它一個合理的估計，實際上，直到這次歐戰爆發以前不久，英國空軍還沒成爲一個獨立的機構，只是分屬於海軍和陸軍的一部而已。飛機產量雖然不像法國那樣可憐，倒也算得難兄難弟，又因爲事前對德國空軍實力估計的錯誤，所以歐戰爆發時，德國空軍佔了絕對優勢，英國人到底還有點牛勁，居然在很短期內，造成一個像樣的空軍，不過總是因爲起步太遲，還難與德國維持均勢，又因爲需要保衛的交通線太長，以致英國空軍只能採取守勢的戰略。

保衛英帝國領土，當然是英國空軍戰略的第一環，英國本部是英帝國的兵工廠，造船廠，海軍根據地，陸軍發祥地，維護本土的安全，自然應該列爲英國戰略的第一章，德國以四千架飛機的大編隊轟炸英倫之舉，至今英國人回憶起來，恐怕還要不寒而慄呢！英國飛機的設計在現階段還是偏重在守勢的飛機，它的著名驅逐機噴火式和颶風式，都是善長於截擊的戰鬥，不像德國驅逐機麥西施密一〇式的善長於保護轟炸機於長距離中飛行，英國的守勢戰略，已有相當成效，這可以由德機轟炸英倫所受的重大損失，以致不敢日間轟炸看出。

英國空軍戰略的第二部是保衛帝國海洋交通線，英國本土的給養，大部

由各自治領及殖民地取道海洋運來，所以空軍應與海軍合作，防禦一切海面軍艦，海底潛艇，與空中飛機的攻擊，在英國本部領海附近，因運輸繁重，特別重要，此項任務係由英皇家空軍的海岸大隊擔任，其他各處重要海空軍根據地，像摩爾太，亞丁新加坡等處自然也在積極保衛之列，不過現在希特勒又將採取新攻勢，英國自不能不配置強大空軍於地中海，這當然是歐戰軸心國家牽掣戰略的一部，在領土分散於全球，交通線如此綿長的帝國，它一向的政略，就是維持歐陸國家的均勢，至少能抓住一個有力的前衛，這次歐戰中，這一串戰事的演變，當然遠出於英國人士在戰前時所預料之外，英國何嘗不知道新加坡是它遠東唯一的屏障，在無可奈何中，也只有忍痛任人宰割肢體，還是先護住頭顱要緊，她對遠東唯一的希望寄託者，就是美國了，讓我們再看看美國的空軍戰略，究竟是怎樣打算吧。

總括來說，美國的空軍戰略也是守勢的，美國一向以爲她東西兩洋作屏障，所謂杜黑主義或雜應用於美國，所以美國的航空工業，只是向民航方面邁進，對於所謂空防，是不大介意的，可是隨着時間的演進，空間的阻礙已經漸漸失其效用，美國海軍少將陶爾氏於討論美國的海軍航空時，曾作以下的驚人語：「敵人可於離開美國海岸數千哩外的各要點，實行封鎖美國，并佔領美國海外領土，作爲進攻美國的前進根據地，——又可由各根據地，派遣飛機不斷的轟炸美國重工業區」。美國人士漸漸感覺到她們的孤立幻想是不可能的，美國也不是世外桃源，他們仍然會和一切反侵略國家，同其命運，所謂有利的地形，並不能絕對阻止敵人的入侵。

空間的效用，固然已經減低，可是它所給與美國戰略上的便利，仍然不致全部抹殺，想保衛美國的本土，她只要在太平洋與大西洋上美國所屬各島的範圍內，劃出航空偵察防區，并建立偵察的前線，各種航空器可由防區的航空根據地，隨時出發，履行偵察的任務，這樣雖然不能使敵人絕對無法在海上秘密航行，但總可以尋出敵人的航跡，加以攻擊使他仍無法遂行越過海洋的企圖，在這偵察前衛防線的後面中心地點是夏威夷羣島的歐胡要塞，珍珠港可作爲前衛防區的根據地與後方海上交通及補給的連索與樞紐，這種軍

美國太平洋上的直布羅陀。

在軍用航空製造方面，美國近兩年來，已經是急起直追，一方面供給英國，一方面充實自己的空軍，以美國那樣高度工業化的國家，若加以合理的運用，產量的偉大，是不難想像的，美國近來很注重巨型飛機的製造，因為它既便於長距離巡邏，更可以給太平洋西岸的敵人以重大的威脅。

日本這次閃擊的目的，也許是在一鼓而下夏威夷，抓住這個樞紐後，可控制美國太平洋的前衛島嶼，再進而破壞巴拿馬運河使美國兩洋艦隊失去呼應，進而消滅美國太平洋艦隊，再由美國西部登陸，最低限度可以施行大規模轟炸美國集中於西部的飛機製造廠，這個如意的算盤，總算沒打好，不過因為美國在夏威夷的飛機損失甚重，以致新加坡所指望的美國援助，就成了泡影，這大概是英國兩艘主力艦被擊沈的主要原因吧。

希望英國最近在遠東戰場反攻，恐怕是一種不可能的事，美國有力量在最近的將來予日本以打擊，不過她是否願意這樣做，那又是另外問題了，可是她為什麼不這樣做呢？這是漠視遠東戰場這一觀在那裏作怪吧。

造成今日太平洋戰爭一面倒的形勢，日本襲擊的局部成功固然不能說不是原因之一，但最主要的還是以下數點：

(一) 美國以夏威夷為前衛的守勢戰略，已經把遠東推出防禦線外，關島軍克島不設防，以致很快陷落，使美國空軍無法遠渡重洋，增援遠東，以致遠東戰場幾乎與美國完全脫了節。

(二) 英美對敵人估計的錯誤，她們以為日本絕不敢公然挑釁，最多不過擺擺樣子，以為提高對價的張本而已，英美的對付方法，只是虛張聲勢，製造幾個純粹宣傳作用的名辭而已，誰知日本竟狗急跳牆來這一招，這裏我們不盡對邱吉爾首相最近(一月二十七日)在英下議院的演說，有一個不同的看法，自然以英帝國那樣廣闊的領土，要想每處都配置重兵，以防禦可能的敵人之傾巢來犯，那是不可能的，同時充實遠東防禦力，困難不盡在軍火產量不敷分配，主要的還在運輸困難，這一點當然也是事實，不過我們要反

問一句，在擁有兩萬餘架的英國空軍裏，抽調二百架驅逐機來保衛馬來，該不成問題吧？假使有這二百架驅逐機輔助海軍作戰，兩主力艦就不致被炸沈，有兩主力艦的巡邏，敵人就那樣輕易登陸，馬來戰局也就會大大的改變，這個疏忽之罪，負責當局是無法擺脫的，泰國的屈服，還不是因為英國遠東實力空虛，自己失了民族自信心，以希臘為前車之鑒，向敵人投降了。

此外民主國間的連絡脫節，也是原因之一，荷印有兩千架飛機竟未曾抽調一部去救馬來之急，關於這一點，中國是很可以自豪的。

我們指出以上幾點，目的不在譴責民主集團，因為誰都有過錯誤，只要及時補救，尙未為晚，我們願提供幾點希望如下：

(一) 英國的空軍在對本部三島採取守勢的戰略外，應集中所能調動的飛機到遠東來採取攻勢的戰略。

(二) 英國應調派大隊空軍至遠東，對於南太平洋敵人的海軍與運輸艦隊予以嚴重的襲擊，俾能切斷敵人的交通補給線。

(三) 美國應調派大隊空軍至中國後方根據地進襲越南，泰國，與香港，海南島等敵人的根據地。

(四) 美國應即協助中國運送重武器，如坦克大炮與飛機等進行反攻，以便在中國東部海岸獲得空軍根據地，進行轟炸東京本部以及其他日本工業與經濟中心區域。

(五) 美國應增強阿拉斯加根據地以及獲得蘇聯東方西伯利亞根據地，進行轟炸東京本部。

(六) 在獲取制空權後，英美應集中海空軍的力量聯合中國本部的陸軍以及蘇聯遠東的陸軍進攻日本本部。

(七) 英美海軍應聯合空軍採取南太平洋的海面遊擊戰略，使敵人疲於奔命難於呼籲，同時協助中國進行全面的反攻。

英美若能認識遠東局勢的嚴重，迅即調整空軍的全戰戰略，則太平洋大戰同盟國的最後勝利可以提早實現。

南京國日報

## 管理信用與商業銀行的前途

李卓敏

無論那一種政策，尤其關於經濟方面者，在推行之後，必然發生許多的影響，有些在短期間就可以知道，有些需要稍長的時間才慢慢表現出來。短期的影響，容易控制，長期的影響對於社會組織有悠遠深切的關係，有時竟會使之變質的。戰時在經濟方面的設施，往往因目前的急需而推行者，其目的在收短時間的效果，短期效果正如所期望者，我們便以為這政策成功了。但如其長期效果超乎本來目的之外，或竟與之完全違背，那麼我們就要對這政策重新評價了。管理信用是屬這一類的問題，依照現行管理信用的辦法，將來我國商業銀行制度有淪於毀滅的危險。在戰後的中國，私有的商業銀行制度是否應該存在，這是一個影響及整個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組織的問題，關係國家根本大計，須要經過詳細的討論和研究，由政府慎重決定的。如果現在因管理信用而使商業銀行制度瓦解，則我們不得不對管理信用的實施辦法詳加考慮了。

銀行信用，要受國家控制，不容異議。信用膨脹的過程和影響，近曾有另文討論（見新經濟六卷六期「信用管理與金融政策」一文），不用在此贅述。我們要知道——信用膨脹在商業銀行立場上看，是營業上的需要。銀行收到存款，須按期支付利息，銀行於存款增加後，如果不隨而膨脹信用，其營業便虧本。大概銀行對於自動存款的現金準備，在百分之十左右，對於放款到一百萬元的自動存款後，除了現金十萬元留作存款準備外，還可以放出二百二十五萬元的信用。近自非常時期管理銀行暫行辦法實行後，銀行均須將其存款總額百分之二十，繳交四行任何一行保管，於是銀行的現金準備，比前提高了百分之二十。雖如此銀行於收到一百萬元的存款後，仍可以放出一百萬元的信用。我國商業銀行界中人，大概沒有經過好壞上面這樣精密的計算，才放出若干數目的信用，但他們憑經驗所放出的款項，總不會大差於上面所說的比例。由此可見，銀行現款增加，信用便自然膨脹，現款增加，是通貨膨脹的結果。通貨繼續增發，信用便繼續膨脹，所以我們須要一方面嚴厲國家支付，一方面管理銀行信用，這時天經地義的道理。

跟着信用膨脹是事業膨脹，但因信用而膨脹的事業大都不在生產，而在投機。為甚麼銀行的信用不放在生產事業上？他們是故意囤積居奇麼？原來內中有一個很重要的經濟原因。據我的同事吳大業先生研究的結果，自前年十二月至去年九月，比期利率平均為月息三分六厘，或千分之二十六，但同時物價平均每月上漲千分之六十五，這就是說，即以比期利率計算，我們向銀行借款囤貨，平均每月可得三分九厘的利息。在這情形下，許多銀行或錢莊不但不會把信用放在生產事業上，還簡直不願意向行人放款，自己跑上投機的路途去。所以我們要管理商業銀行，緊縮信用，更急不容緩了。

但社會的生產事業，有許多是須要銀行的信用來週轉的。它們向那方面借流動資本呢？商業銀行的正當營業，誰來負責辦理？這就是中交農四行。現時四行的業務，大部分與商業銀行者相同。普通的存款放款匯兌貼現等，不論，就四行聯合辦事處於前年公佈的三年計劃，就有很清楚的說明。內中規定四行投資部門為交通、工礦、農林、水利、商務貿易。其由國庫籌撥者，（一）與國防有密切關係者，（二）新辦事業係屬試驗性質者，（三）一時不易獲得盈餘者，（四）富有政府統籌管制性質者，（五）建設專款所辦之舊事業已具規模，其資產不易估價者。其由四行投資者，（一）新辦事業較有盈餘把握者，（二）已成事業擴充時銀行已參加股份可照比例數額繼續投資者，（三）凡前條各項以外的事業。其由四行貸款者，（一）業已完成之事業不必再參加新股者，（二）各項事業週轉所需之流動資金，由此可見四行所辦的事業範圍極廣。內中除了一很少部份外，其餘的都屬於商業銀行的正常業務。

四行都是國家銀行，其資本的浩大，遠非商業銀行者所及。他們的營業範圍，既包括了商業銀行的業務，如果商業銀行要站在他們的正當業務上發展，便要遭遇着極大的競爭和阻力。自從四行聯合辦事處成立以來，四行所有投資事業的資金，大部由四行攤派担負，中央中國各佔百分之三十五，交通佔百分之二十，農民佔百分之十。這樣，四行對商業銀行競爭的力量，又增加了不少。而且，四行都有發行紙幣的權利，有了這權利，他們放款投資

就不如商業銀行一樣，斤斤計較到贏虧的問題，以擁有發鈔權和龐大資本的四行，合資而與商業銀行競爭，商業銀行營業的範圍自然日益縮小，那裏還有發展的希望？據正當商業銀行界中人談，他們近年來祇靠匯兌和過去已有之投資事業維持，新的投資事業談不到了。

這就是在我們當前金融上最嚴重的危機；國家銀行跑入商業銀行正當業務的範圍商業銀行走上投機之路，自政府厲行非常時期管理銀行暫行辦法後，開設一般商業銀行的信用的確已開始減縮，銀行的法幣數量亦慢慢增加了。這件事實，充分證明政府管理銀行信用比較統制物價容易生效，但這效果是目前的，將來怎樣呢？商業銀行的前途又如何？他們現在要收縮信用，停止投機了，可是回轉到正當的業務時，却隨着國家銀行的強大的競爭，那末，他們的資金可以放在甚麼事業上？我國的游資問題不是要加厲麼？有人說，這正是我們所希望的，因為此後商業銀行不能不以購買政府公債，為他們唯一的出路了，但公債的利息這樣低微，他們怎可藉以維持？所以如果我們不替商業銀行謀出路，不獨社會金融不克安定，而商業銀行都要倒閉——二十多年來形成的商業銀行制度淪於毀滅了！

## 戰區經濟問題

鄭克倫

這裏所說的戰區，是指接近火線的前方地帶而言，不包括淪陷區域，也不包括遠隔戰線的川滇黔等省後方。戰區和後方雖同在我方控制之下，但戰區深受戰爭的影響遠較後方為深刻，後方的經濟和敵人侵略力量的對立關係在程度上也不如戰區那樣尖銳；因此，戰區經濟問題可以說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問題，實有單獨提出的必要的。

在抗戰軍事的進行中，戰區的地位隨時有變化，並且，因為軍事上的理由，戰區的範圍也不限於接近火線的狹長地帶；在這裏我們不必詳細敘述戰區的區劃或戰區的地位，正和字面的意義一樣，「戰區」是經過戰鬥或隨時有可能變為戰場的地帶，是很顯明的，因為是經過戰鬥或準備戰鬥的區域，戰區的地位至少有如下的特殊形勢：

一、在經過戰鬥之區，人民逃亡，生產停頓，物資喪失，商販裹足，平時經濟組織全被破壞；

現在政府控制銀行之目的為何？根據財政部兩次頒佈的管理銀行辦法，其目的在取縮囤積居奇和收縮銀行信用。這樣，我們便要替商業銀行謀出路，為收縮信用，則凡經營金融的機關，都應受同樣的控制，四行亦不能在例外（詳細理由見新經濟一文）。求商業銀行的出路，則以後四行舉辦的投資凡可由商業銀行集資者，應儘讓他們籌撥，其需要巨額資本者，或由幾個商業銀行合辦，或由四行與商業銀行同籌，其實，社會許多投資事業，大可由政府指令四行與商業銀行合作，以求商業銀行的資金用於正當的經濟事業上。這樣，不但游資問題可得到澈底的解決，而商業銀行亦可往前發展，謀國家社會的公衆幸福。

私有的商業銀行制度，對於我國的經濟發展，在戰前有多少的貢獻在將來戰後要佔一個甚麼地位，這都是值得慎重考慮的問題。這制度的存在與否影響國家的政治和經濟體系甚大，我們絕不能讓一時的設施而使我們將來得到這尚未考慮的重大結果。何況今日控制銀行的目的，祇在管理信用和取締投機，我們更不能不提出這嚴重的長期影響了。

二、在接近火線或準備戰鬥之區，則人心不安，徵發頻仍，農業生產難不致全部停頓，但收成激減；工廠遷移，工業生產停滯；交通線或為敵佔或為軍用，與淪陷區域的交通被遮斷，與後方的交通也受阻礙，失去了安全與便利的補給線，一切物品的輸出入都很困難。

這就是說，原有生產機構既被破壞而交通線之被佔或移作軍用，極難獲得外界補給；從新建立自給自足經濟又因軍事尚在進行難於辦到。但是，這種境遇是有時間性的，自從廿八年軍事形勢進入相持階段以後，戰線比較安定，目前戰區經濟問題已有某種質的變化；生產機構的破壞已不如軍事時期為烈，商運逐漸恢復，物資補給也較前為易；現在成為問題的只是戰區與敵區的對立關係，戰區經濟有為敵方控制之虞。因為地理上的接近，歷史上的關係，戰區與淪陷區的商業關係反較與後方的關係為密切，戰區經濟逐漸為敵人所操縱，而敵人所予的經濟打擊，在戰區正首當其衝。

實在說來，這情勢較軍事時期的生產停頓還要危險得多。在前幾年軍事轉進的時期，充其量只是經濟生活的一時的靜止狀態；現時擺在眼前的，却是一種「主僕」的從屬局面，使我們必需在敵人的支配之下掙扎着從事經濟生活。

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我始終認為是戰區經濟發展的相對的落後性和敵人佔據了我們主要的交通線。由於前在的結果，在戰區有許多生活必需品——特別是工業產品——必需依賴外地供給；而敵人佔據了主要交通線的結果，使戰區在對外和對後方的交通都發生了困難，在經濟的聯繫上說來，戰區幾乎是自成了一個獨立的單位；並且，由於少數陸地交通中心的被佔，同一戰區還爲之劃分了許多較小的單位，本戰區內的貨物就很難互相運濟；比方說，南昌陷落，贛東西的交通須繞道贛南；廣州被佔，粵東北的交通也迫使我們不能不依賴長途的公路，而地域愈小，自給自足的能力也愈小，換言之，我們的經濟對抗能力愈小，而敵人所予的經濟打擊在戰區的感應則愈大。在戰區經濟與敵區的對立關係上說來，戰區所處地位是極其惡劣的。

當敵人利用所佔城市爲據點，對我實施經濟封鎖的時候，在戰區裏時常要發生多種必需品的缺乏；當敵人傾銷劣貨時，戰區裏的微弱生產力却遭受嚴重的打擊，甚至小工場主也丟下工場幹起走私的勾當；當敵人吸收戰區的米糧或其他物資時，在號稱產米區的皖贛湘也會發生米荒……

我們提起這許多已經發生過的事實，並不是過分誇張敵區對戰區的經濟支配力，只是要說明這些問題的嚴重；在經濟鬥爭中，戰區總是處於被動的地位，就拿卅年初的米荒來說，米原是我們所需要的，無論是後方或閩粵浙等省，但是，戰區產米區所產米糧既不能接濟後方，據江西戰時貿易部的報告贛米也不能充分接濟隣省。因爲江西食糧運銷市場已分爲二大區域，一爲贛東北，一爲贛西南，這二大區域不能互相運濟；浙省米穀只能由贛東北部分接濟，閩粵則只能求諸贛西南；前者接濟隣省的極限每年不過十萬包，後者也因運輸加倍困難，由採購地運送交貨地的航運全爲逆流之故，每年所能供應閩省者僅十五萬包，接濟粵省者也不過二十四萬包；「結果，江西所餘米糧，非積存原產地即偷運敵區，自廿九年十月後，因爲贛河下游各縣米穀多數偷運出口之故，贛州米源乃日感枯竭，至卅年二三月終告米荒」。以上均見江西貿易月刊第二期及第四五期合刊。這種事實，足能說明戰區經濟

問題的嚴重了。

爲補救這種惡劣的情勢，我們採用了切斷戰區與敵區的經濟關係的方針。我們知道和戰線平行的都有一條封鎖線的存在，並且在戰區各重要貨物集散地還有許多的經濟封鎖站或檢查站，越過戰線的運輸應該是極不方便的。可是，目前走私之日益嚴重的事實，證明了這些封鎖線的效果的微小，這種偷越封鎖線的運輸，幾乎成了欲防反熾的趨勢。

推究病源，許多人也就歸結到這是因爲戰區不能「自給自足的原故」。由於交通的不便，許多過剩生產品不能運銷後方，許多工業產品亦不得不仰求淪陷區域的供給。於是，在戰區裏除了一面絕對對敵關係外，在另一方面還不能不積極建設，努力達到自給自足的境地。近年來，各戰區的經委會批定了建設計劃，各省政府也訂定了自給自足的方針，向着這些目標，有幾省還確實以可驚速度開始了經建工作——特別是工業建設，就地消化原料。

從事戰區工業化運動，最爲熱烈的是閩贛皖三省，這三省也正是特別感到敵方經濟威脅的地方。在戰前，這三省除了福州、廈門、蕪湖、九江和南昌以外，從沒有一家使用動力的工廠，現在在閩省除設立了一家大規模的鐵工廠外，並在福建省企業公司之下，還建設了多數製造廠，利用本省出產之原料，加以製造，供給日常用品；在皖省也新設了紡織廠四家，分別紡織粗紗、棉條、織造粗布毛巾，並且新設一個實業公司下括造紙、製革、火柴、罐頭各部；在贛省也同樣的視該地需要，新設了多數紡紗織布廠，一所造紙廠，一所糖廠，和一所已經建造大批木船和計劃建造淺水汽輪的造船廠。這些工廠的產品雖然還不能全部滿足戰區的需要，可是，新興工業的基礎却無疑的已屹立於一向認爲不便從事工業建設的戰區。

在邏輯上說來，戰區的自給自足政策，是完全正確的。因爲要切斷敵區經濟關係，擺脫敵區對戰區經濟的支配和控制，凡是使戰區能夠達到自給自足境地的一切行動，我們都不能不微致一辭。但是，下面的事實却不能不使我們考慮一下：

這事實是戰區工業自廿九年下半年以後，一般的都顯出停滯的狀態了，雖然在贛省的某一部分還在不斷一切的「建設」，但在經濟的立場上看來，一般都陷於難於維持的困境。假若沒有政府的補助，這些迅速建立起來的工業基礎恐怕都要曇花一現的崩壞了；首先是受着難民和技術工人回籍的影響

，各廠深感勞工不足；其次是原料的困難（某戰區的工廠中，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原料必需從淪陷區搶購而來），製造品的價格不能和私貨競爭。某戰區的經濟委員會報告走私的影響，曾說：「我們的物力資力和人力都直接間接的受着影響，物力固不待說，資力和人力的被敵利用也不能忽視。這就是說，我們的資金集中幹走私的勾當，我們的人力也不僅挑夫奸商為敵所用，農民工人以至工場主也多相率改業。有錢的人家不願投資到生產部門，而寧願跑到×××一帶去販運私貨。大批外貨的輸進，反轉來又增加了發展生產事業之困難。」

在目前的情勢下，民間的資本積蓄大部轉化為商業資本，無論前後方都是如此，沒有什麼可驚異的；但是在戰區，因為和敵偽經濟的對立關係較後方為深刻，其所予戰區經濟的打擊也遠較後方經濟為大。何況這種趨勢已經影響到工場主丟下工場，農民賣棄了土地？這情形說明了小範圍的自給自足經濟是不能建立的，假使建立起來，其基礎也是薄弱得很，姑不論在戰事結束後，無法和上海廠家競爭，就是在目前封鎖的保衛下，也很難發展。

我們翻閱一下關稅等省的五年計劃或經建計劃，都是根據本省的需要擬

定的，比方說甲省需由乙省運入多少米穀須決定本省增加多少稻田，根據由省外運入布疋的數目，決定建設多少錠子布機的紡織廠，不管本省是否可能擴充稻田或是否有足夠的原料，更不管該省的工業建設條件如何。這種計劃的生產，自然是深受交通不便的刺激的結果，戰區的情勢迫使它們不能不在小區域裏力謀獨立生存。但是，假若我們疏通運輸如何？打破省界或其他的界限，把範圍擴大，重新擬定更合理的適合工業建設或農業建設條件的計劃又如何呢？比方說，疏通運輸之後，彌補所缺米糧儘管由江西供給，而江西所缺紙張或其他工藝品儘管由福建補充？

戰區建設運動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這裏是直接和敵人搏鬥的地方，無論是軍事的、經濟的，上述的許多事實雖然使人覺得戰區經濟問題已日趨複雜化，但是問題的焦點，却在敵人佔有了主要的交通線。一方面做了敵人經濟進攻的據點，另一方面使我們分割了許多小區域，削弱了我們經濟的對抗能力。在這一點上說來，我們認為重新建立運輸系統，是一個迫切的工作。對症下藥是醫者的南針，但過於理想的治療，在小區域裏建設自給自足的經濟，不僅有鞭長莫及之感，且將耗費本身力量。

談

烟

草

吳

曉

十幾年前美國 Berthold Laufer 寫了一本 Tobacco and Its use in Asia 小冊子，說明烟草輸入亞細亞各地的情形。據他的研究，日本在西元一六〇五年（明萬曆四十三年）曾一度下令禁止吸烟，焚毀烟葉，拔去未收穫的烟草。至於烟草的輸入日本，開始種植，大約是一六零五年左右的事。第一次帶烟葉到日本來的是荷蘭人（在日本記載上叫做南蠻）時期是十六世紀末年。不過幾年長崎便有人經營烟草種植，吸烟的習慣很快的就傳播到各處，不願禁令，為島國人所愛好，日本人所用淡芭菰 Tobacco 一字，即由葡文 Tabaco 而來。

在中國方面，最初輸入烟草的是十七世紀初年的福建水手，他們從呂宋帶回來烟草的種子，再從福建南傳到廣東，北傳到江浙。明末著名醫張介賓（景岳）在他的著作中，第一次提到烟草的歷史和故事。他說：「烟草自古未聞，近自我明萬曆時（西元一五七三至一六二〇）出於閩廣之間，自後與楚

地土皆種植之。總不若閩中者色微黃質細，名為金絲烟者，力強氣勝為優。求其習服之始，則聞以符演之役，師旅深入瘴地，無不染病，獨一營安然無恙，問其故，則業皆服烟，由是徧傳。今則西南一方，無分老幼，朝夕不能開矣。」在一六三八年（明思宗崇禎十一年）和一六四一年都曾有詔諭禁止吸烟和種烟，但在實際上并未發生效力，到崇禎末年（西元一六四四）已經到了「三尺之童，無不吸煙」的地步了。

在高麗，據荷蘭水手 Henry Hamel of Gorcum 一六六八年的報告，遠在五十年前，高麗已經從日本輸入烟草和種植的方法，他們以為這種子來自南蠻國（Nanpankoy）各之為南蠻草（Kahpankoy）。在 Hamel 被俘居留在高麗的期間（西元一六五六至一六六八），高麗人已經遍地有了吸烟的嗜好，連四五歲大的孩子，都學着吞雲吐霧了兩百年以前高麗烟草最為中國人所愛好，兩年一度的高麗使臣到北京進貢，在貢物中就有烟草一項。

煙草傳到東方的路線可分三條：第一條是由墨西哥到非力濱，到台灣，到中國。第二條是由葡萄牙人傳到印度，爪哇和日本。第三條是俄國向西伯利亞南過的時候，學得了吸煙和種煙的方法。

Latier的著作是泛論亞洲的煙草傳佈的，我們不妨自己用點功夫，談談煙草在我國國內傳佈的情形。

明人的著作中除張介賓的景岳全書外，提及煙草的歷史的有方以智、方氏物理小識卷九記：「萬曆末（一一一六二〇）有攜淡把姑至漳泉者，馬氏造之曰淡肉果，漸傳至九邊，皆銜長管而火點吞吐之，有醉仆者。崇禎（西元一六二八——一六四四）時嚴禁之不止，其本似春不老而葉大於茶，曝乾以火酒炒曰金絲煙北人呼為淡把姑，或呼擔不歸，其性可以祛濕發散，然服久則肺焦，諸藥多不效，其症為吐黃水而死。」漳泉的煙草來自台灣，台灣府志土產門：「淡菓菰冬種春收，晒而切之，以筒燒吸，能醉人。原產瀾地，明季漳人取種回栽，今名為煙，達天下矣。」台灣的煙草又來自呂宋，姚旅露書：「呂宋國有草名淡芭菰，一名金絲煙，煙氣從管中入喉，能令人醉，亦辟瘴氣。趙翼陔餘叢考三十三煙草條：「王阮亭引姚旅露書，謂煙草一名淡芭菰，出呂宋國，能辟瘴氣，初漳州人自海外攜來，莆田亦種之，反多於呂宋矣。然唐詩云相思若煙草，似唐時已有服之者。據王肱枕詞菴瑣語，謂「煙葉出閩中，邊上人寒疾，非此不治，關外至以一馬易一觔。崇禎中下令禁之，民間私種者間徒，利重法輕，民冒禁如故。尋下令犯者皆斬，然不久因軍中病寒不治，遂弛其禁，予兒時尚不識煙為何物。崇禎末三尺童子莫不吃煙矣。」據此，則煙草自崇禎末乃盛行也。」從呂宋到台灣，又從台灣傳到漳泉，再由漳泉北傳到九邊，這是煙草傳入我國的第一條路線。

第二條路線是由南洋輸入廣東；據粵志：「粵中有仁草，一曰八角草，一曰金絲煙，治驗亦多，其性辛散，食其氣，令人醉，一曰煙酒，其種得之大西洋，一名淡芭菰，相思草，閩產者佳。」一說由交趾傳入，廣東高要縣志：「煙葉出自交趾，今所在有之，莖高三四尺，葉多細毛，採葉曬乾如金絲色，性最酷烈，取一二釐置竹管內以口吸之，口鼻出煙，服之以禦風濕，徒取一時爽快然久服面目俱黃，肺枯聲乾，未有不殞身者。愚民率相服習，如蛾赴火，誠不可不嚴戒之也。」

第三條路線則由遼東傳入，遼東由朝鮮傳入，朝鮮又從日本傳入。朝鮮

人稱煙草為南草，又名南草。萬曆四十四，五年間（西元一六一六——一七一七）由日本輸入。天啟辛酉壬戌（西元一六二一——一六二二）以後，幾於無人不服，再由商賈輸入瀋陽，清太宗以其非土產，下令禁止。朝鮮李朝仁祖實錄卷三七記西元一六三七年（明崇禎十年，清崇德二年，朝鮮仁祖十五年）朝鮮政府以南草作禮物贈與建州官吏云：「丁丑七月辛巳，戶曹啟曰：世子蒙賜於異域，彼人往來館所者不絕，而行中無可贈之物，請送南草三百餘斤，從之。」世子即昭顯世子，因三田渡之盟作質於建州，彼人指建州來使，這時建州乘新勝之威，朝鮮遭兵火之後，為得巴結戰勝國使臣，只好送南草作贖儀。可是第二年即被建州所禁，仁祖實錄：「戊寅（西元一六三八）八月甲午，我國人潛以南草送入瀋陽，為清將所覺，大肆詰責。南草，日本國所產之草也，其葉大者可七八寸許，細而盛之竹筒，或以錫錫作筒火以吸之，味辛烈，謂之治痰消食，而久服往往傷肝氣，令人目翳。此草自丙辰丁巳年間（西元一六一六——一六一七）越海來，人有服之者而不至於盛行，辛酉壬戌（西元一六二一——一六二二）以來，無人不服，對食輒代茶飲或謂之煙茶，或謂之煙酒。至種採相交易，久服者知其有害無利，欲罷而終不能為。世稱妖草，轉入瀋陽，瀋人亦嗜之。而虞汗（指清太宗）以為非土產耗財貨，下令禁之。」次年朝鮮派往瀋陽的使節即以夾帶南草被罪，同書記（「已卯三月，奏請使尹暉還自瀋陽，以轎中所藏南草，為鳳凰城人所發覺，報知瀋陽，為憲府所劾罷職。」建州對南草禁令之嚴，可以從朝鮮方面的禁令看出，同書又記：「庚辰（西元一六四〇）四月庚午，賓客李行遠馳啟曰：清國南草之禁，近來尤重，朝廷事目，亦極嚴峻，而見利忘生，百計潛藏，以致辱國，請今後犯禁者，一斤之上先斬後聞，未滿一斤者，囚禁義州，從輕重科罪。從之。」兩方雖設嚴禁，甚至處販賣者以死罪，可是吸煙已成建州上流社會的迫切需要，實際上仍不能完全禁絕。而且，這禁令維持不到幾年，便為清攝政王所自動破壞了，同書記：「丙戌（西元一六四六）二月辛巳，冬至使李基詐至北京，馳啟曰：龍將（英俄爾岱）密言於李舊叱石曰，今番減米乃九王之力，九王喜吸南草，又欲得良鷹，南草良鷹可並入送，以致謝意云。」九王即當時的攝政王多爾袞，把以上李朝實錄的紀載和Latier的文章對比，可說是替Latier的報告添一最有力的佐證，而且南草這一名詞也是從日本傳來的，言泉：「南草，淡芭菰之異稱也。」可證，上引

實錄中之南蠻草，當即為南蠻草之謂。(李朝實錄原為寫本，體極易讀。)

朝鮮李朝實錄記載了烟草從朝鮮輸入遼東的情形。在我國方面，這時山海關以內是明，遼河以東則屬新興的後金(一六三六年後改稱清，文中稱未入關前為建州(未改國號前為後金人關後為清)的勢力範圍。明人禁烟已見於前引方以智的紀載，後金的禁烟則見於東華錄；「天聰八年(明崇禎七年，朝鮮仁祖十二年，西元一六三四)，上謂貝勒薩哈廉曰：即有不遵烟禁，猶自用者，對曰：臣父大貝勒曾言，所以禁衆人，不讓諸貝勒者，或以我烟故耳。若欲禁止用烟，當自臣等始。上曰：不然，諸貝勒雖用，小民豈可效之。民間食用諸物，朕何嘗加禁耶？又謂固山額真那木泰曰：爾等諸臣在衙門禁止人用烟，至家又私用之，以此推之，凡事俱不可信矣。朕所以禁烟者，或有缺乏之家，其僕從皆窮乏無衣，猶買烟自用，故禁之耳。不當禁而禁，汝等當自當直諫若以為當禁，汝等何不痛革。不然，外廷議論禁約之非，是以臣請君，子諫父也」。從這一段記載，我們知道第一後金之禁烟，在一六三四年前已經執行比朝鮮人的記載早四年。第二當時的王公貝勒大臣大部份都是煙草嗜好者，除朝鮮人所提及的九王外，大貝勒代善是當時吸煙人中的最著名人物。第三後金禁烟專為平民而設，不及貴族。施行後並無成效，並且為一般貴族所非議。第四後金之禁止用煙，是站在經濟的立場上看的，一方面因為是無用的消耗品，一方面因為非土產。這一點除已見於上引的朝鮮紀載外，並且見明於一六四一年的煙草禁令中。據東華錄：「崇禎六年(西元一六四一)二月戊申，諭戶部曰：前所定禁煙之令其種者用者，屢行申飭。近見大臣等猶然用之，以致小民效尤不止。嚴行開禁。凡欲用煙者，惟許人自種而用之。若出邊貨買者處死」。此令的開放只及於自種，至於自國外輸入則仍處極刑，和上文所引的朝鮮紀載恰可互證。烟草從各方面輸入我國後，立刻傳播頗廣，成為各地的名產。延綏鎮志：「烟草其苗挺生如葵，葉光澤，形如紅薯，不相對，高數尺，三伏中開花，色黃，八月採，陰乾，用酒洗切成絲。而各省之有名者：崇德煙，黃縣烟

蜀

道

難

(十一)

羅莘田

，曲沃烟，美原烟。惟日本之絲絲為佳」。百草鏡說：「菸一名相思草，一烟品之多，至今極盛。在內地則福建漳州有石馬烟，浙常山有面烟，江西有射洪烟，湖廣有衡烟，山東有濟寧烟，近日粵東有潮烟」。烟草之用作藥物，朝鮮醫牛最早的發現者，張璐本經逢原說：「烟草之火，方書不錄，惟朝鮮志見之，始自閩人吸以祛瘴，而後北方藉以避寒，今則通行寰宇」。

清人入關後，如上文所說，多爾袞嗜嗜烟草，其下的王公貝勒大臣，也大都有這嗜好流風所播，吸烟成為社會上的醜聞要事，甚至婦女也在所不免。清董潮東舉雜鈔卷二：「烟草本夷種，嗜之者始於明季，近日士大夫習以為常，大廷廣衆中以此為待客之具，至闔閭亦然」。又記：「粵中一士游某公門，自謂其技曰善嗜烟，因請試之，先淨掃一室，集諸公於中，四圍窗戶俱絨封完密，用好煙二觔食之至盡，烟氣不吐，食畢然後隨口噴之，成雲鶴仙神龍鳳等像，不知何術也。烟草一名淡芭菰，長洲韓宗伯有長歌」。韓宗伯指韓葵，手頭可惜沒有他的集子，不能把這首著名的烟歌引在這裏。

關於烟草的神話，我們也發現了一個有趣的對照：「The Book of the Dead」中記有一個高麗故事說：「某王寵姬死傷掉無似，姬忽示夢云：某旁有物，名為烟草，採集曬乾，以火燃吸可以止悲，可以忘憂，王得此草，遂審國中」。沈雲將食物會纂烟草條：「相傳海外有鬼國，彼俗人病將死，即昇靈深山中，昔有國王女病革，棄之去，昏饋中聞芬馥之氣，見臥旁有草，乃就而嗅之，便覺遍體清涼，霍然而起，奔入宮中，人以爲異，因得是草，故一名返魂烟」。從烟草又「進而為紙烟，四十年來又較益全國上下男女老少的恩物了，舶來品而自製，而自捲，風靡一世。最近抗戰軍興，舶來品路斷來不了，內地自製的也因交通不便來不了昆明，昆明土產的紙烟，三年前和現在的價格也相差到二三百倍，除了本地的大商人，地主和官吏，以及司機以外，沒有人能抽紙烟，一般學校中人多逼而復古，改用烟草，或以竹筒，或以竹管，或以烟斗或抽捲烟，時會所趨，應運作烟草考」。

(十四)趕上了「疲勞的轟炸」！

我們六月初第一次經過重慶的時候，曾經遇到兩次轟炸；六月一日是在

玉川別業的防空洞躲避的；六月二日線在市民醫院的洞裏就親自碰見直接命中，封閉兩個洞口的危機！那一次所躲的洞，假如沒有四丈厚的石頭，假如不是有五個洞口，結果就不堪設想了！可是，無論如何，總後有我們在青木關所遇到的警報那樣頻數！

從八月八日到十七日，據敵人宣稱，一共轟炸了一百五十小時，飛來一千架飛機，投過一萬個炸彈，簡直把陪都附近的民衆攪得夜不安枕，日不得食，它們這種惡行爲叫做「疲勞的轟炸」！

在這九天裏頭我們幾乎沒有一會兒不急着想走，不過，事實上不單公共汽車完全停開，就是打電報，寫快信，專人面託重慶的朋友，去打聽飛機的班期，也簡直得不到一點兒回音！十五日聽見西南聯大被炸的消息，越發急得坐立不安，雖然馬上發急電去慰問同人和同學，仍然放心不下，尤其是負着行政責任的梅先生和毅生格外焦灼萬分！這樣度日如年的挨過了一天，十七日趁着警報稍微鬆弛一點兒，我們立刻搭着部裏運來的卡車趕回了重慶。

在這疲於奔命的期間，我還抽着空兒好整以暇的作了兩件事；第一，八月十一日上午，在警報聲中，承音樂師查訓練班班主任楊仲子和教務主任李抱忱兩位先生的委託，讓我到彭家院子去講演一次。那天我講的題目是「聲韻和聲樂的關係」大意想說明國字的四聲陰陽對於譜曲的重要性，四聲陰陽雖然隨地異其調值，但是譜曲子的時候總得依照一個標準，時下的抗戰歌曲把「九一八」唱成「撮尾巴」，那就是念倒了字音的實例。末了兒又附帶着說了一點兒戲曲音韻的源流，當我正在高談闊論的時候，有一陣敵機隆隆恰好從頭上飛過，因為聽衆仍然很鎮靜的坐着不動，我也就不好意思「見機而作，入土爲安」了！

第二，八月十六日晚上，音樂師查訓練班邀請教育部音樂教育委員會全體舉行演奏會，我也被約參加。那一晚的精彩節目有金律聲先生的男高音獨奏，張洪島先生的提琴獨奏；曹安和女士用琵琶獨奏「十面埋伏」以後又唱了一段崑曲「昭君」，她還和陳振鋒楊蔭劉兩位先生用琵琶、二胡、笙合奏了一段節改梵音古曲的「後滿庭芳」大軸子是張充和女士唱崑曲「刺虎」裏的「俺切着齒點絳脣」，「銀燭上煌煌的風燭燭」，「恁道誰陽台雨雲」三支，十面的指法純熟，獅虎的珠圓玉潤，是那一晚聽衆的公評，用不着我多恭維的，我推辭不過，勉強唱了「彈詞」裏的第五轉「當日個那娘娘在何亭

把宮商細按」和第六轉「恰好喜孜孜寬裝歌舞」兩支，大概總不免有詭腔，走板不搭調的地方，辜負了操笛的名手楊蔭劉先生！

八月八日上午我們到教育部裏拜候余井塘，陳泮藻，鄭錫和三位先生，養春病後還不能到部，約我們中午到他家吃便飯；他的夫人蔡淑真女士畫法更老到了，想起民國十六年許多同學在杭州聚首的情形來，而今好些人風流雲散，天各一方，連消息差不多都隔絕，未免不勝今昔之感！一樵是九日下午回來的，他約梅先生搬到他的新居，讓我和毅生搬到部裏的督學室；連被叨擾他好幾次，並且聽他敘述視察浙閩贛桂歸來的奇聞軼事，參觀他從江西景德鎮，福建德化，所搜羅來的精緻的瓷器，旅中頗得朋友之樂！俊升八月十三日才回到青木關，在警報連續不斷的當兒還承他招待我們一次，此外，我們在這幾天裏頭又會到部裏的吳研因，鄭穎孫，郝更生，郭蓮華，鄒湘喬，王翰仙，戴顯觀，任東白，陳東原，吳西屏，黃儂先，洪爲海，洪寶林，郭舜平，劉季洪，張庭休，黎東方，蕭濂枕諸位先生，和錢卓生，高毅卿，谷次韓，何壽昌，楊榮貞，楊嘉齡幾位同學，另外還有聯大同事陳嘉先生，和在第十四中學教書的全振蕙女士，張文成同學，或者承他們熱情的招待，或者承他們領導到部裏各部分參觀，都讓我們十分感謝！尤其是張充和一韓裕文，馬芳若，何壽昌幾位同學，從始至終的慰慰照護我們，繩下防空洞的點心都替我們預備到，真是怪難爲他們的！

#### (十五) 歌樂山的幾天喘息

在青木關所遇到的十天空襲真讓我們累得够疲勞的了！所以八月十七日晚上回到重慶後，把行李安置在中央圖書館託金少英先生照應着，第二天忙了一天把飛機票定妥當，——梅鄭兩位是二十三日的班，我和老舍是二十六日的班，——馬上就想抽空兒到歌樂山去看孟眞和冰心，順便休息幾天，恢復恢復疲勞。

十九日清早，一樵開車來接我們，八點三十分有預行警報，我們把車停在兩路口等候文藻；眼看着對面的坡上高高掛起一個紅球，眼看着這勁的筋空地圖騰時移動敵機的所在；一會兒退到恩施，一會兒又進，川境，可是文藻却杳無消息！九點四十分紅球變成兩個，空襲的響子也響了，司機的抱怨，恐怕車子開不出市區，我們也焦急的望眼欲穿，正在這千鈞一髮的緊急關頭，文藻算是珊珊的趕到了！於是我們才叫司機的開足馬力往前奔，一樵的

這部車年紀已經很大，早就比不上有錢機關所用的一九四一式了，而且前幾天剛被敵機轟炸過，車棚已經炸爛，上面用油布遮着，車門用繩子繫着，除去引擎液壞，幾乎到處都是百孔千瘡，我們飛快的往前開着，連沿路的警察都懶得攔住了！剛過小龍坎，前面蓋着汽缸的百葉忽然嘩啦啦的掉下，一扇來跟車的貼在車頭用手按住它仍舊繼續往前奔；還沒到新橋，車上被炸斷了的電燈線又因為摩擦而燃着，假如不是發現的早一點，車上也許着了火！過山洞後，緊急警報響了，司機的越發拚命往前開着，幸而路上並沒發生更大的危險，我們居然在敵機沒有臨頭以前安安全的到了歌樂山！靜下來一回想，這部車雖然破了，可是它的老福特的引擎「老實要得」！

我們上次過重慶的時候，曾經在五月三十一日匆匆忙忙的到了一趟歌樂山，那時孟眞正住在中央醫院割扁桃腺，我們還着醫生的囑咐並沒敢和他多談話，因為回城要趕山洞的末班車，所以在文藻和冰心的家裏也只坐了不大的工夫，這次利朋等飛機的空當兒，我們打算在山上和這幾個老朋友多盤桓幾天。

吳謝家的潛窟在林家廟三號，和孟眞所住的兔兒山中央研究院望衡對字的只隔了一道山谷，有時兩家站在廊子上就可以談話，可是彼此相訪，假如不能飛渡的話，至少得走二十分鐘，我們因為孟眞病後不便騷擾，我和毅生便住在潛窟，梅先生住在桂花灣三號工業合作社梅貽寶先生那裏，十九日下午文藻陪我們三個一同去看孟眞，二十一日上午我和毅生去看他，梅鄭兩位走後，二十四日上午我一個人又去看他，他的血壓已經降到一百四十度，眼睛也漸漸恢復了，醫生囑咐他少見客人，少談話，可是他在沒有朋友談天的時候反倒寂寞得起來！他受護母校的感情還是很熱烈的，有一個飲水思源只想發展自己的同學忽然在他面前發出打倒北大的妄論，立刻氣得他的血壓升高了二三十度！

冰心雖然作了參政，招待朋友還是照常的慇懃，她的身體比在呈貢時稍微清減了一些，可是精神老是那麼興奮着，尤其在剪燭清談的時候，她總是纏綿不休的越說越高興，潛窟小而精雅，面對着嘉陵江，老遠的望見星羅棋布的幾堆房子，那便是沙坪壩和磁器口；兔兒山和雲頂在它左右屏蔽着，一片濃綠的中間常常映襯着一塊塊的灰白色，那便是關人們預備消暑或疏散的別墅；房後面還可以看見高店子的市集，一條通磁器口的石板路，常常有

坐滑竿或步行的人們像黑點般蠕動着；夜深人靜的時候，除去松籟竹韻之外，往往還從隔壁的林家廟飄送過一兩聲令人發深省的梵唄，越發顯出山中清幽的趣味來！拿潛窟比呈貢三台山上的默廬，自然各有長處，不能強分好壞，不過，再要憑着默廬的窗口去眺望呈貢八景之一的「鳳嶺松栢」，那却時過境遷比較不容易了！不知爲什麼我總覺得那四個字配合的恰好好處！

合起潛窟男女主人的參事和參政的薪俸來，已經超過一千元了——可是實際上還不够山上一處開支的，每月都得虧空！他們所過的完全不是當年的「高等華人的布爾喬亞生活」了，雖然還不至於「日中一食」，可是晚上往往吃稀飯，孩子們每頓飯都抱怨沒有肉吃，但是他們從豐招待朋友的老毛病却始終沒改殘餘的半罐咖啡，總等着朋友來的時候搬出那具特製的咖啡壺來，像作物理實驗似的煮給你吃；快要生鏽的烤箱，遇到客人來，也可借機會開一開雞和豬肉的香味兒！冰心常嘲文藻是「朋友第一，書第二，女兒第三，兒子第四，太太第五」，其實她自己又何嘗把朋友放在第二位呢？

今年春天，今甫從蘇永給我來信，想聘老舍作北大教授，專任大一國文。趕到我把這個意思轉達給老舍，他的回信很簡單乾脆的說：「不教書！三年沒念書拿什麼教人家？謝謝楊大哥的好意！」六月初我們在重慶碰見他，梅先生雖然和他初次見面，却頗喜歡他那豪爽直率的性情，守正安貧不作左右袒的品格，於是我們三人商量想約他到昆明作一次短期的講演；他感謝梅先生知己的盛誼，就毅然答應了。這次來到歌樂山，忽然接到他從陳家橋寄來的兩封信，大意說：彼此離開三個月，消息不大靈通，現在暑期已過，他已經答應朋友在陳家橋住一個時期，昆明之行擬即中止，飛機票如不能退，他願自己照價賠出，我們當時覺得很突兀，假如沒有什麼特別故障，頗不願變更初議於是我和梅先生各寫一篇信，毅生和冰心也各附加了兩句，託一德順便帶給他信是八月十九日發的，二十一日黃昏他才從陳家橋步行四十里趕到歌樂山，最初他還表示中止赴滇的意思，後來大家一致挽留，他在酒酣情熱的當兒也就不再堅辭了，第二天他回去收拾行裝後二十四日晚上又同郭沫若先生一同上山來，沫若很想見我，我自從卜辭通纂和金文叢考出版後，也頗想同他當面談一談；可惜那一晚我正在靜石灣鑑齋看沈尹默先生寫字，並當面請教提頓轉折的方法，沫若因爲有要緊事也不能久等，竟因此錯過機會，使我沒能看見這位仰慕了很久的古文學家！

在歌樂山一共住了六天，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還遇兩次空襲，那兩天沙坪壩和磁器口被炸的情形，在山上看得清清楚楚。在這幾天裏，我還會到沈士遠，許季華，蕭鍾美，金石珊，汪旭初，呂筑青，蔣仁宇，蕭克真幾位先生蕭鍾美是二十多年的老同學，金先生是我在中學時的英文教員。我和這兩位都好多年沒見面了，異地相逢，格外覺着親熱。下山的前一晚，何容也趕到山上來，竟夕長談，想到北平的許多往事！

(十六)在天空過了生日

八月二十五日清早，同毛舍冒雨離開了歌樂山，搭中央國庫局的車到重慶道門口。在新蜀報社休息半天，和周欽岳姚蓬子兩位先生談了很久，就在那裏給中國航空公司電話確定了起飛的時間和地點。午後兩點到衛生局向梅貽琳先生辭行，並取回寄存的書籍和稿子。晚間和李季谷，盧吉忱，金少英徐蘇子幾位朋友在聚豐園話別。我上次過重慶的時候，吉忱正在興高采烈的辦文史雜誌，很熱切的向各方面拉文章。這次會面才知道他已經交卸了！平心而論，他所編的八期頗博得學術界的好評，假如創辦這個雜誌的旨趣是在提倡學術，不屬雞肋的作用，那麼，就這樣辦下去豈不很好？為什麼要慕名而不顧實，交給一個事實上不能兼顧的人去辦，却犧牲了一個理想的編輯？我頗對盧君同情，並且替文史雜誌可惜！

二十六日上午三時到南紀門外蕪居內珊瑚壩飛機場，登記後驗完行李，天已經亮了，耗到六點半飛機才來，七點半起飛，九點四十分就到了昆明。我是一八九九年八月九日生的，照陰歷算是清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七月初四日，和殺生同年，同日。今年八月九日在青木關，早晚兩頓飯無意中都有人請我吃過麵；八月二十六日恰好和陰歷七月初四相當，於是我的四十三歲初度就在雲端裏度過了！人生本來是飄忽的，渺茫的，如果能够「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終須盡，何復獨多慮」的活着，那麼整個的一生還不就像浮沉在雲海裏一樣？

我們這次縮短三個月長途旅行直到這一天才算結束。在昆明三年沒出過的汗都還給四川了；辛辛苦苦吃粉筆灰餘下的一點積蓄也全賠乾了！而且流年不利的我，剛回到昆明不到一個星期，在路上變來的惡性瘧疾就發作了；兩次反復，幾天醫院，八針Quinine，兩針Quino-plasmoquine，十五粒

Atabrin，半打補血針，一磅奶粉，十幾斤豬肝，幾百個雞蛋。我的天！我的兩月薪俸又貼進去了！然而我却一點兒也不後悔，這種希奇的經驗不是拿錢可以買得來的！

我將拿這篇信筆亂寫，冗長蕪雜的文章，永遠紀念着這一珍貴的回憶！並且，我從四川回來就在病榻上纏綿了兩個月，各方面的謝信都沒有寫，謹在這裏對於這次旅行中一切幫助我們，招待我們的友好一總致謝！

三十年十月十六日寫起，十二月二十三日寫完。

本期撰者

莊前鼎先生現任國立清華大學航空研究所所長。  
李卓敏先生係南開經濟研究所教授。  
鄭克倫先生在中央研究院服務。  
吳曉先生係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教授。

交通銀行

政府特許為發展  
全國實業銀行

有卅餘年悠久之歷史  
經營一切銀行業務

存取便利 利息優厚  
信用卓著 保障穩固

總管理處重慶打銅街  
昆明分行金碧路四一六至四一八號

本省辦事處 下關 保山 曲靖

中國人文科學社編  
正中書店印刷發行

中國人文科學社叢刊

已出有下列各冊：

- 伍啓元著 「物價統制論」
  - 王贛愚著 「民治獨裁與戰爭」
  - 陳雪屏著 「從心理觀點談人事問題」
  - 蔡樞衡著 「中國法律之批判」
- 尚有十數冊在印刷中

中國國聯同志會主編

世界政治月刊

每月出版一期

中國學術研究會主編

學術季刊

第一期已出版  
第二期在印刷中

中國人文科學社主編  
人文科學學報

創刊號已出版  
每冊售價五圓

當代評論 每月十五日三十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當代評論社

印刷者 雲南全省經濟委員會印刷廠  
廠址：乾溝尾  
昆明護國路四十六號

代售者 全國各書局

價目 零售一元五角 訂閱全年三十元 半年十五元

本刊正內政部呈請登記中 美南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號第字第九九號

本刊原定於三月三十日出版因印刷困難遲滯於

月 日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第一卷

第一期

本刊宗旨

本刊宗旨在於

本刊宗旨在於